《天仙配》剧照（资料图片）

美学札记

戏曲中的余情美

陈振初

那年秋天，我在成都小住了几日，其间和朋友相约去了宽窄巷子。这条有名的老街，除了特色工艺品和美食之外，每隔几步路，就会有一座茶馆戏院。我们随机走进了名叫禧来蜀韵的戏院。

服务员送上一杯盖碗茶后，我们便把注意力投向了舞台。当天演的是川剧《白蛇传》，由于我是文科出身，看过一些剧本，对戏剧有种后天耳濡目染的亲切感。台上的演员不光年轻靓丽，基本功也非常扎实。其中一个丑角连续的空翻动作着实让观众拍手叫好。这个发生在西子湖畔的传奇故事，经过各个戏曲流派的演绎，诠释出各自与众不同的人生感悟。

《梁祝·十八相送》剧照（资料图片）

回想起自己小时候，每逢佳节喜庆的日子，村中的旷野地总会有越剧、莲花落、滩簧的表演，最初跟着大人们去看戏，无非是戏场外有许多小吃，自己可以混吃混喝。后来去的次数多了，虽然听不懂，但那种独特的调子却留在了脑海。随着电视节目的日渐丰富，再加上阅历的增加，慢慢地对有些剧本，诸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、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产生了兴趣，因此也喜欢上了传统戏曲。特别是那些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，会看了又看。

记得高中时语文老师曾感慨道：“高雅的艺术莫过于戏曲！”因为它已经能把文字唱出来，让人去欣赏，而不仅仅局限于阅读。如今细细体会，觉得此话很有深意。但是现在中国的传统戏剧，由于跟年轻的一辈脱节，已经有濒临消亡的可能。也许是因为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不够所致吧。

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《雪国》一书中，对日本的传统美作了进一步的探索，更重气韵，追求“心”的表现，即精神上的“余情美”。“余情”指意犹未尽的余味，叫人反复推敲、琢磨的部分。而中国的传统戏曲也极富余情之美，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。

中国的传统戏曲不光舞台布景、丝竹配乐样样齐全，罗曼蒂克程度也绝不亚于西方的歌剧。据说《梁祝》在法国上演时，素来以浪漫出名的法兰西人也不由得暗自叫绝，在遥远的东方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超乎了他们固有的想象。

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戏曲文化中，有太多的经典剧目，例如越剧《梁祝》中的《十八相送》一幕，会让人联想到青春年少天真浪漫的美好。虽说是送别，可这里没有王维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伤感，也没有李商隐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”的无奈。这里只有“青青荷叶清水塘，鸳鸯成对又成双”的迷人景色，最后相别时也只有英台那句盼“梁兄你花轿早来抬”的美好憧憬。

昆曲《牡丹亭》中《惊梦》《寻梦》两出，深情款款的杜丽娘出场，每每将人物情感的流动，演绎得似真似幻。余情之美也吸引着后来人不断去追寻、探索。那一句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是答儿闲寻遍。在幽闺自怜。”常使人感到时光易逝，青春不在的惋惜。

黄梅戏中的《天仙配》同样能引起观众对忠贞爱情的共鸣。虽说这些都采用了才子佳人的模式，好比旧壶装新酒，人们就是百看不厌、百听不烦。这其中的原因恐怕难以用语言形容。除了这种讲述男女爱情的，在我接触过的其他戏曲中，还有像越剧《五女拜寿》演绎大家庭兴衰的。这种戏曲启人深思，到底是名利重要还是亲情重要？人们在两者之间徘徊选择，很有教育意义。

也许中国戏曲舞台的布景远远跟不上字里行间带给人的美感，但演员娴熟的表演技巧往往能带领观众到虚幻梦境中去游览一番，未尽的部分留给我们在日后的时光中去摸索、感受梦里梦外的无尽之美！这就是戏曲中的余情美！

鉴赏与收藏

笔端写出意中山

——浅谈邵洛羊绘画艺术

邵洛羊（1917-2016），浙江宁波人。上海中国画院顾问、画师，著名美术评论家。

方向前

“造就一位中国画大家须具备三个条件，人品，襟怀，学问，三者备可以传也。”这是邵洛羊在唐云艺术研究会成立时对画家唐云的评价。在当代中国画坛，邵洛羊以画史画论研究著称，同时擅作山水，间写花卉，堪称多面手。

“字外功夫”是对书家文化品格修养之基本要求，一个书家仅注重书写技巧，而缺乏传统文化底蕴，他的艺术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。画家同样还得有“画外功”：文史哲修养，画史画论知识，艺术品鉴能力，诗书画印技能……邵洛羊“人品、襟怀、学问”中所指的“学问”，大意如此吧。

邵洛羊一直生活在文化与商业氛围浓厚的大上海，海派之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画家的审美和创作实践。汪声远、黄宾虹、贺天健、唐云、钱瘦铁、陆俨少等画坛大家，对邵洛羊不同时期的绘画观念和创作风格影响颇为明显。新安画派画家汪声远，是邵洛羊的老师。汪以山水见长，技法上注重中锋，画风雄健劲辣，简约清逸，沿袭了新安画派“主灵性，重笔墨，尚境界”的特点。邵洛羊在《汪声远山水册》序言中作如此评述：“近代以来，力主‘中国画之美就美在笔墨’者，前有黄宾虹，后有汪声远。”评价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，但学生对于老师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。

山水画作《河山一新图》，是邵洛羊创作于1960年的作品，当时画家正值中年。作品从笔墨考察，皴擦互用，笔墨结合，形质成而性情现。“运笔施墨同下，勾、勒、皴、擦、染一气呵成，笔无复笔，墨无重墨”，此语为邵洛羊对汪声远山水的笔墨之见，也是邵氏早中期山水画笔墨技巧的写照。

“笔”的核心是“骨法用笔”。中国画“骨”的出现始于东晋画家顾恺之，他的画论中有“有天骨而少细美”之语。南朝谢赫又提出“骨法用笔”，主要指书画线条的力感。潘天寿先生更强调中国画要“强其骨”。

在《河山一新图》中，画家以熟练的“骨法用笔”，描绘了山形、树木、汽车、电线杆等景物，以线勾形，以骨显势。这在山石的表现上尤为明显。笔墨皴擦勾勒，山体颇具气势，笔与墨的交融丰富了物体的质感与变化，再现了画家对山水画的审美观：“中国画之美，美在笔墨。”

邵洛羊山水画师古人，亦师造化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国画坛出现了走出书斋，走向自然，描绘祖国山河的新气象。《河山一新图》是画家写生基础上的创作，讴歌祖国新风新貌，反映了时代内容与精神。我们在作品中不难发现，画家在保留传统山水画审美和技巧的基础上，描绘了许多新生事物，如挂车、红旗、铁架、道路等，这些景物是以前山水画中见不到的。近几百年来，山水画家大多在书斋里描写心灵世界，相对忽视了现实世界，不太重视“写生”，反映现实的作品少，山水画的题材与形式相对陈旧。进入二十世纪，传统山水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现代山水画大师石鲁说过：“大自然给我们许多启发，我们要重视生活，还要重视传统，而首先要生活。今人画华山，我们感到传统画法有些无能为力，需要创作新的方法。当然也可以用古人的方法画华山，但不能表现自己的感受，因此对传统要活用。”

邵洛羊绘画主要以山水、花鸟见长。与绝大多数画家一样，邵洛羊早中期绘画与晚年绘画在风格及笔墨技巧上有一定变化。早中期较工整，笔触相对细腻，晚年绘画多为恣肆雄阔，信笔挥就，水墨淋漓，属大写意类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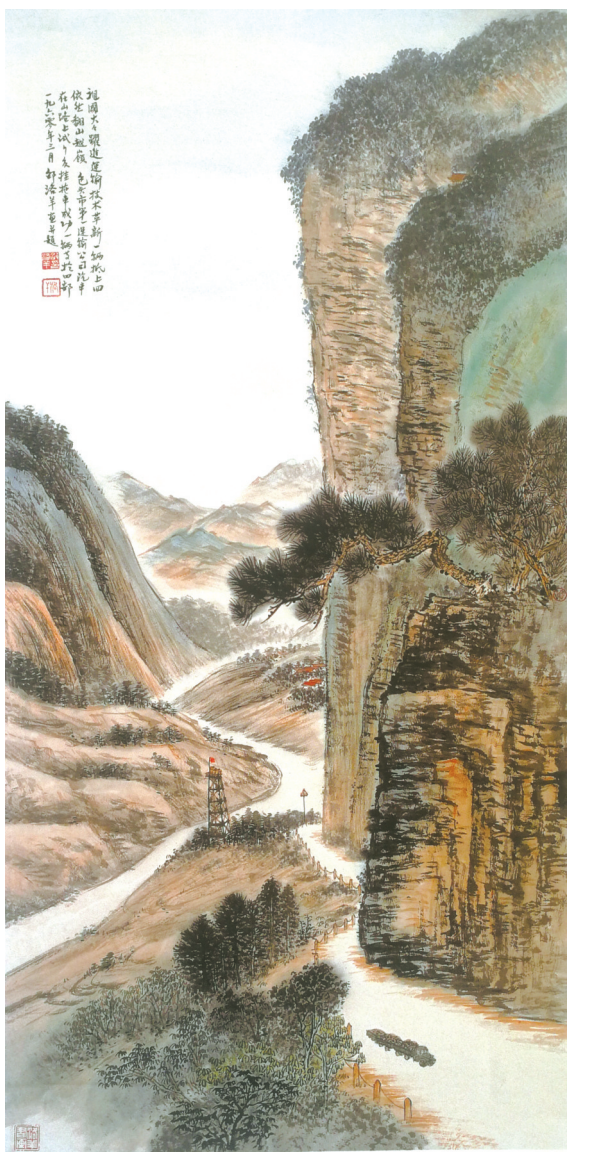
画家76岁时创作的《大富贵图》，描绘的是五色牡丹，牡丹华丽富贵，生机勃勃。画面右下方一块巨石，稳重厚实，与牡丹形成对比。画家以大写意手法，墨、色、笔融合，把北派的厚重大气与南派的超逸秀气熔于一炉，作品风格沉郁雄厚，清丽洒脱。

从师承关系看，邵氏前期绘画受汪声远、黄宾虹影响最大，但“师真意而不在迹象间”，他跟从新安派，时常向老师黄宾虹请益，但不完全模仿，跟宾翁的学习主要在学问及画理画史上。他取法乎上，溯及宋元，并通过画史对历代绘画进行探究。这一点是一般画家所不具备的。正因为邵洛羊对中国绘画史脉络十分清晰，在画法上能懂得取舍，更懂得向身边的大家学习，眼界宽，学养自然也高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邵洛羊与唐云、贺天健、钱瘦铁、陆俨少等大家接触甚多，作为收藏家的邵洛羊，以其独到的眼光和便利条件，收藏了唐云、陆俨少等大家的许多精品，这些无不影响到其画风的变化和画格内涵的提升。

在邵洛羊的有关记述中，他对唐云极为推崇：“讲到笔墨能耐，唐云所作简笔疏墨，大写意最见本领，最见真功夫，实在是冠绝当今。”他又说，“1958年，我俩下放体验生活，煮茗论道谈艺，咸感中国画的最大特征，就是中国式的笔墨，笔墨本身即艺术，艺术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，大写意更是白刃战，一笔着纸便见泾渭，便显性格。”

在邵洛羊眼里，“襟怀”是成全大画家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在笔者看来，“襟怀”也是创作大写意绘画的重要因素，胸襟豁达开阔，作品之大气、豪气、逸气随之而来，一件好的书画作品，气韵生动更是首要。


邵洛羊《河山一新图》（方向前供图）

向克里斯蒂致敬

——悬疑佳作《利刃出鞘》观后

曲 水

号称“今年最好看悬疑电影”的《利刃出鞘》，具有浓郁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”气质，它虽然是一部好莱坞出品的美国电影，但经主创们努力，“修旧如旧”地模拟出了悬疑片黄金时代的艺术氛围。

《利刃出鞘》剧本扎实，节奏恰当，演员出挑，细节玄妙。影片讲述富豪侦探小说家哈兰·斯隆比在度过他85岁生日的第二天，被发现死于自家庄园的阁楼之内，且是以利刃割断颈动脉的惨烈方式离世。此后，不仅警方介入，侦探布兰科也因接到匿名人士委托，前来调查。一时间，哈兰的儿、女、子、孙，包括私人护士玛塔都成了犯罪嫌疑人。剧情就这样围绕老作家究竟是“自杀”还是“他杀”的谜团徐徐展开。这种展开，不是剥洋葱式的按部就班，也非玩转“俄罗斯套娃”般的古板套路，而是在诡计之外，加入了对利益分配、人性奥秘、贫富差异等元素的讨论，从而增加了案件的思想深度与思辨价值。导演对情节发展的安排也比较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：一路按图索骥，并掺有适当反转内容，剧情不是特别烧脑，但足够引起人们的解谜兴趣。

《利刃出鞘》复古色彩突出，并体现在它的“阿加莎化”上：与世隔绝的宏伟庄园，性格乖戾的富豪死者，貌合神离的一家人，还有那种全景式描述案情后分别询问嫌疑人的经典探案模式。影片对“主观视角骗局”之手法进行了娴熟运用，也就是说每一个嫌疑人在回答问讯时都会伴随相关镜头的闪回。然而观众从不同人物口中获得的信息又是难以相互印证的。因为每个人都隐藏了一部分只有自己知道的真相，这无疑增加了破案的难度，也提升了揭秘的趣味。出轨男、啃老女、纨绔子弟……人人都有不在场证明，人人的言语都是难辨真假。拍摄群像戏，最忌人物走马灯似地走过场，无法给观众留下鲜明印象。《利刃出鞘》克服了这个容易出现的类型片“软肋”。这部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，即便单独拎出来细品，也颇有余味。比如那位一说谎就会呕吐的护士玛塔，她的每一句谎言都为剧情演进起了微妙的推动或翻转作用。这个姑娘也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人畜无害。她对女佣的搭救，是善良心性使然，也是自我保护需要。故事最后，观众会醒悟：她何尝不是隐藏甚深的一柄利刃呢？不过，全片最厉害的角色既不是获利的护士，也不是败北的凶手，而是那个以自身死亡开启人性探测游戏的哈兰·斯隆比——“死诸葛吓退生仲达”，这个狡黠且智慧的老人真正是笑看了一切。

密布却不凌乱，并经得起来回推敲的细节，也是《利刃出鞘》的亮点之一。像纨绔子弟兰森意欲对玛塔行凶，却发现手中竟握了把伸缩自如的弹簧刀时，连观众都忍不住要“笑场”了。但这个情节并不突兀，前情中有过铺垫——哈兰曾对玛塔提起：兰森总是搞不清楚真刀和弹簧刀；哈兰的画像在全片中出现过三次，三次均给了特写。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：前两次画像上的他愁容满面，可当案件水落石出，玛塔再次望向画像，老爷子分明面露笑容，且是那种自负自傲又带着满意欣慰的笑容。哈兰的一众家人都曾表示自己一直将护士玛塔当成亲人看待。事实上，根本没人说得清楚玛塔来自何方，他们只约莫知晓她来自南美的某个国家，有的说乌拉圭，有的说巴拉圭，还有随口道是巴西或厄瓜多尔，可见他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歧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玛塔也从没试图去纠正他们，大概她也心知肚明：纠不纠正，都一样。还有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马克杯，杯子在影片开头就出现过，上面赫然印着“My house, my rules, my coffee（我的房子，我的规矩，我的咖啡）”。影片末尾，杯子落在了玛塔手中，说明哈兰的遗产已悉数归她。笔者非常欣赏最后这场戏，可谓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。至此，已不需要任何台词了，豪宅易主，遗产旁落。那个当初没人瞧得上眼的护士，华丽转身，成为新一代富豪。她站在阳台上，藐视楼下已故作家那一群利欲熏心却无能透顶的亲戚。镜头的仰拍角度和人物俯视的视角形成绝妙反差，显露出阶层置换后荒诞的真实感，讽刺之深意，不言而喻。

《利刃出鞘》总体而言是一部可圈可点的悬疑佳片，复古而观照现实，规整且频出新意。尤其是欣赏“阿婆”（推理迷们对阿加莎.克里斯蒂的尊称）推理风格的朋友，应该会非常喜欢它。

锐观察